

責任向前出納室主任王彥身上推。事到臨危，各人求減刑要緊，王彥此時再不肯為當日衣我食我的長官留面子，他當場挺出：「事實上處長不能不知，不然，用空那許多款只向出納組要，出納組又那裏來這許多錢？」

法官問黃德安餽贈外面錢如何報銷？他說這些錢都不能報銷，祇好要一科與會計室設法挹注，挹注不足，只好自己來賠。法官問他：「這些錢是你自己送的，還是人家向你敲詐？」他說：「敲詐這話不好說，當然不是我自動送的，也不是人家怎樣壓迫我，這經過很難說。不過行政環境的痛苦，是誰也受不起的。」黃的這些答覆當然很技巧，但他的內心却是這樣說：「我本不願送人家的錢，但人家都知道我搞了錢，敝部長是我的頂頭上司，王主席是我的主管長官，祕書長是主席的左右，趙議長是我的保薦人，周潤是提拔我的恩人，報上可以登我的新聞，你看：我不送錢給他們行嗎？這就是黃德安的新行政環境。」

### 如此「榮譽市民」

王東原主席在湖北是被逐而走，在湖南却是戰譽而行，起初是長沙市參議會贈他「榮譽市民」的頭銜，繼之是長沙市新聞從業員互助會上他以「榮譽記者」的尊號，在那以前以後，只有本報不識趣，六月十二日本報第十九期會有一篇專論「由王東原去職論到湘人治湘」，自信頗為持平，而王氏頗覺不快；八月七日本報第二十七期及九月二十五日本報第二十九期點滴新聞，均有關於王氏貪污的記載，當時王夫人更覺不舒服，不料他的要錢證據，却由法院檔案中黃德安的口供中證實了，今日才知一個奉公守法的榮譽市民，一個主持正義的榮譽記者，原來如此如此！

王氏在職時，過年過節要個二億、四億、六億的機要費作特殊開支，原無可厚非，但遺憾的是他下台時還要三十億元機要費，却無論如何說不過去。而這機要費不堂堂皇皇正式由省庫特別費項下開支，却鬼鬼祟祟向省田糧處要，試問省田糧處並不

是一個生產機關，從何開支這筆巨額非預算以內的機要費？當然只有玩花頭才有辦法。這不管承認省田糧處是可以舞弊的，黃德安的貪污舞弊也等於受了上輩的默許，他這次坐牢也可說是王東原常常要機要費壯了他貪污之膽，因而害了他。王東原是這樣一個人，母怪他在內黨團糾紛迭起，縣長黃穎川被暴民殺害而束手無策，這樣正氣消沉，湖南安得不糟！

### 如此「民意代表」

黃德安之貪污，王東原是知道的，那些會經向黃借過錢的省政府委員也是知道的，省政府主席都知道黃弄了幾個錢，手邊活動，要黃孝做「機要費」，其餘委員問他援例借錢，自然不足為奇，所奇者是繼黃而任省田糧處長的蔣固先生，那時他還是民意代表，省參議員，卻向黃要過一億元，到今日證據提出，他才在長沙各報登啟事，說：「此款既非餽贈，又非挪借，係黃德安先生以陳希仁名義加入華安茶廠長沙營業處股本國幣一億元，有帳簿合約可憑，於時本人任該處經理，曾出具一收到陳希仁先生股本國幣一億元」之收據，交陳幼鳴轉，特此聲明。」這應該可以洗刷乾淨了，殊不知漏洞就出在這上面。此款既係黃妻陳希仁的股款，與黃德安並不相干？為什麼要由一黃德安先生以陳希仁名義加入？而且華安茶廠長沙營業處係由華安茶廠分設的營業處，依據公司法，分設的營業處並無獨立招股權力，這筆錢由黃德安以其某名義加入，可見其中便先知黃德安這筆錢見不得天，而招股者又係一無權獨立招股的人，若說這不是將處長要當時的黃德安變相餽贈，其誰置信？果然是一筆規矩矩的股款，黃德安與陳幼鳴又何敢在法庭上當場出挺？

事情已經過去，我以為蔣處長對於這件事也大可不必辯白了，那是你當省參議員時候的事，與現任田糧處長無關的，祇要以後清清白白不蹈黃德安的覆轍，「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焉」，也就不必時時記在心裏了。

### 孫科胆子大

王專一

在戰事迫近南京，美援不可靠的局面下，張羣、胡適都不肯上台的今日，孫科先生竟欣然解組閣之命，我們對於孫氏的胆大，實不勝佩服。

回憶孫科在十餘年前也曾一度任行政院長，但那次的壽命比翁內閣似乎更短。他這回上台是否不會重蹈覆轍，頗難逆料，以情勢論，則似乎更不如前了。

現在的政府要想能穩固，改革政治已不是首要之圖，最緊要的是看如何能爭取大量美援來支持軍事，再出軍事的穩定使政治有改善的時間，假設美援無望，軍事逆轉，誰當行政院長也無法撐持下來。

孫氏對爭取美援有把握嗎？孫氏對穩定軍事有把握嗎？我想他決不會肯定答覆「有把握」。假設沒有把握，我對他的前途比對翁文瀾更不敢寄予信心，我只佩服他胆子大。

### 民青兩黨看風轉舵

禹天武

行憲政府的成立，民青兩黨是幫了大忙的。沒有他們的參加，制憲國民大會開不成，選舉總統的國民大會也開不成，國民青三黨聯合政府的旗幟也打不出，國民黨唱獨腳戲的政府，美國人當然不會承認他的民主性，只怕亂戰事也不會明正言順的大打起來，也許老百姓不會受這般的苦楚。

今日民青兩黨眼看政府情勢日益惡劣，要組織時內閣了，他們怕跟着冷台，將來不好收拾，於是都先後聲明，願以在野黨的身份協助政府行憲。語固然說得漂亮，旁邊人看，這是看風轉舵，在某一新時期到來好脫卸責任。而在政治道德上說，這是只共安樂，不共患難的不義行為。

民青兩黨這一聲明，當然不失為「識時務」，但却略嫌遲了二步，這聲明若在去年發表，根本不加國民大會豈不更好？

### 陳布雷死不瞑目

梁新命

陳布雷雷一再上蔣總裁書，憤憤地說：「此時實